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檣杵萃編 結束

抱真子取了這部書，在輪船上看了幾天後，頭兩本還沒有細看，到了漢口，公私忽冗，也就無暇再去翻閱。隔了兩個月，又因事赴上海，也坐的是那江裕官艙。船上無事，把這書取出將那沒有看完的兩本，細閱一遍。他看到著末一回結句還是且聽下回分解，心裡想道：「這部書到底完了沒有呢？正在納悶，忽聽「呀」的一聲，房門開了，抬頭一看，卻是茶房來請吃飯。抱真子把這書放好，帶了房門到了飯廳，見那一桌已經坐滿，這一桌才坐了三四個人，就揀了個座兒坐下。見對面坐的一位豐頤隆準，大耳微須，氣度安閒，風神瀟灑，心中頗有點欽慕。吃完飯漱了口，就向那人問道：「請教貴姓？」那人回道：「姓任。」又問道：「台甫？」那人回道：「草字天然。」抱真子呆了一呆，那人也回敬請教了，卻站起來到那外間簷口散步。抱真子跟了出來，又問道：「天翁此次從那裡來？到那個碼頭上岸？」那人道：「兄弟才游嵩岳回來，到鎮江泰州上岸，過渡回家。」抱真子心下更覺奇異，又問道：「船上有同伴沒有？」那人道：「本有兩位同游的，已先回去了。兄弟因順道進京看了一看家兄，又到湖南游了一遊嶽麓，在晴川閣、黃鶴樓也勾留了兩日，所以遲了幾個月。現在船上只有一個小妾隨行。」抱真子道：「在下有件事要動問一聲，卻是冒昧得很。」那人道：「請說不妨。」抱真子道：「請教天翁這位如夫人是不是在上海討的？當日芳名是那兩個字？」那人道：「是兄弟前幾年在上海討的，他掛牌子的時候，叫做顧媚香。是不是閣下當日也似曾相識？」抱真子道：「那倒不是。但是前回在上海有個朋友，拿了一部書與在下看，內中一位的姓名與天翁相同，就連如夫人的芳名亦復一字不差。此次去游嵩岳，這書上也敘及的，這是甚麼緣故呢？」那人也覺詫異，說道：「我倒要請教請教。」就跟著抱真子到了房間。抱真子把這書遞與那人，那人翻了一翻說：「我借去看看。」就拿回他自己官艙，隔了兩天，快到鎮江，那人把這書送還抱真子，說道：「這書上所說的任天然，自然就是我了。敘我生平事跡，雖然不能十分詳細，大致也還不差。就是這書裡敘的幾件新奇怪誕的事體，雖多理之非無，卻為事之所有，並非全由捏造出來的。就是敘到男女交際之間，不免有些形容太過的地方，然皆尚在題前題後，並未實寫正面，尚不算落那俗套。」抱真子道：「這部書怎麼到著末一回結句，還是個且聽下回分解？而且書裡的人有些算交代清楚，有些還沒有歸結到底，這書算做完了沒有？還是我那朋友少拿了幾本與我呢？」那人道：「這書做完沒有，我也無從臆度，但是這書上的人，就我所曉得的，還有一大半在世上，以後的窮通正未可知，你叫他做書的怎樣替他歸結？自然只好且聽下回分解了。」抱真子道：「這書怎麼做了二十四回，沒有敘著一個好人，就是敘天翁的地方，我看說的也不見好。」那人道：「天下好人本來甚少，我本來也不是甚麼好人。不但我不是好人，我看那做書的也不是甚麼好人，他要是好人他就做不出這部書來。你道以為何如？不過細看他這部書裡的皮裡陽秋，大旨是寬於真小人而嚴於偽君子，這還不失天地公理。倘然傳到世上，書中人看了，固應汗顏自返，不是書中的人看了，也可觸目驚心，於世道人心也還不無小補。」說著只聽那輪船連連放氣，向窗一看，金山已在面前。那人道：「快到岸了，我要去收拾收拾。」就辭別回房。抱真子也跑到外頭下了樓梯，在那跳板口欄杆邊站著，看那來往的人。不多時，見那人領著他如君來了，拱了一拱手，說聲：「再會！」就上了跳板，過了躉船，登了彼岸。

第二天，到了上海，抱真子進了棧房，坐了一部馬車，帶了這書去還誕叟。到了那裡一問，那知誕叟已先一個月，帶了他的妻妾兒女去游天台雁蕩。抱真子殊覺悵然，就叫馬夫順便攬張園坐坐。到了安塹地門口下車，恰好遇見繁華報館主人同他招呼，問他幾時來的。抱真子道：「我今天才到，帶了一部小說出去還一個朋友，不想這位朋友卻走了。繁華報館主人問道：「是部甚麼書？」抱真子道：「在車上你要看可以看得。」

就叫馬夫取了出來，兩人進了安塹池泡了茶。繁華報館主人把這書約略看了一看，道：「也還新鮮，要排印出來不要？要排印就讓我帶去細細的看看。」抱真子道：「排印出來倒也不妨，但是這書沒有名字，做書的又不知道在那裡，無從問得。」